破閑集

全

跋語非序、板本亦然

破閑集序

南華篇曰親父不爲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何則盖謂聽者惑也子之於父亦猶是苟以父之所爲推美於文翰之中則秖自招謗耳又不若非其子者也然戴經云父作子述則昔童烏之叅玄是也又況魯論云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則之志也之行也豈他人所能得其髣髴哉惟子乃能耳若以南華之親嫌背戴經魯論誡子之義而不録先人志行而傳於不朽則觀父之義安在哉我先人生大金天德四年壬申早喪考妣無所依歸有大叔華嚴僧統

缺字疑一

寥一撫養之常不離左右訓誨勤勤三墳五典諸子
百家莫不漁獵至乙未夏題名豹膀翌年秋月踵入
賢關連捷考藝又庚子春塲首登龍門聲動士林及
氷清司業崔公永濡為賀正使以書狀官預于一行
是年臘念七行至漁陽鵝毛寺廼祿山鍊兵所也因
留詩云槿花相映碧山峰卯酒初酣白玉容舞罷霓
裳猶未畢□朝雷雨送猪龍入燕都元日館門額上
題春帖子云翠眉嬌展街頭柳白雪香飄嶺上梅千
里家園知好在春風先自海東來題未幾名遍中朝
及還朝出為桂陽書記俄入補翰林凡諸詞疏皆出

手下厥後中朝學士遇本朝使价則取誦前詩問云
余為何官不已先人始自翰院至於誥院凡十有四
載演綸餘暇遇景落筆詞若湧泉略無停滯時人指
之曰腹藁日與西河者之濮陽世材輩約為金蘭花
朝月夕未嘗不同世號竹林高會倚酣相語曰麗水
之濱必有良金荊山之下豈無美玉我本朝境接蓬
瀛自古號為神仙之國其鍾靈毓秀間生五百現美
於中國者崔學士孤雲唱之於前朴叅政寅亮和之
於後而名儒韻釋工於題詠聲馳異域者代有之矣
如吾輩等茍不收錄傳於後世則堙沒不傳決無疑

矣遂收拾中外題詠可為法者編而次之為三卷名之曰破閑又謂儕輩曰吾所謂閑者盖功成名遂懸車綠野心無外慕者又遁迹山林飢食困眠者然後其閑可得而全矣然寓目於此則閑之全可得而破也若夫汨塵勞役名宦附炎借熱東鶩西馳者一朝有失則外貌似閑而中心洶洶此亦閑為病者也然寓目於此則閑之病亦可得而醫也若然則不猶愈於博奕之賢乎當時聞者皆曰然集既成未及聞于上而不幸有微恙卒于紅桃井第先是家有鵶頭孫女夢見青衣童十五輩奉青幢翠盖扣門呌喚家僮

閉門力拒俄而門鎖自開青衣踴躍直入相賀須臾而散去未幾而卒則安知不為玉樓之記而召之耶上仙之夕有赤氣一條上衝牛斗間竟夜不滅望之者皆怪焉此盖先人之平昔也自負其文章聲勢而限不得提衡居常鬱鬱及登左諫議大夫始受選銓之命未開試席天不假年奄然而逝則其胸中憤氣發而上衝者又未可知也噫平生所著古賦五首古律詩一千五百餘首手自撰為銀臺集又撰耆老會中雜著為雙明齋集洪樞府思胤是雙明太尉公之姻族也嘗管興王寺受朝旨付板教藏堂傳於世其

餘皆未上板但積年蠹朽於家藏耳頃當水龍秋首北兵大至掠及松都城中擾亂卷入江都時又霪霖連月携幼扶老共迷所適或填溝壑而死者亦多矣僕時為學諭扈從法駕艱難跋涉中常賫遺藁不啻若籝金猶恐有隻字之失期成萬世子孫之寶寤寐不忘者將五十年矣頃以事黜於東閣貶秩左符於機張縣于時按廉使大原王公弭節弊封問民之暇語及先人遺藁哀余力薄未遂其志命取雜文三百餘首破閑集三卷躬自撿閱命工鋟梓光曜幽宮又使僕之欝結一朝氷釋則可不覼縷本末以視無極

耶其所未畢者尚有雲來收拾餘緒繼志板傳則與戴經魯論所說亦可鏡於千古矣庚申三月日孽子閣門祗候世黄謹誌

破閑集卷上

左諫議大夫秘書監寶文閣學士知制誥李仁老撰

晉陽古帝都溪山勝致為嶺南第一有人作其圖獻李相國之氐帖諸壁以觀之軍府叅謀滎陽與齡往謁相國指之曰此圖是君桑梓鄉也宜留一句操筆立就云數點青山枕碧湖公言此是晉陽圖水邊草屋知多少中有吾廬畫也無一座服其精敏

讀惠弘冷齋夜話十七八皆其作也清婉有出塵之想恨不得見本集近有以筠溪集示之者大率多贈答篇玩味之皆不及前詩遠甚惠弘雖奇才亦未免

尾注也古語云見面不如聞名信矣因見潘大臨寄謝臨川一句令為補之滿城風雨近重陽霜葉交飛菊半黃為有俗雰來敗意唯將一句寄秋光

文房四寶皆儒者所須唯墨成之最艱然京師萬寶所聚求之易得故人人皆不以為貴焉及僕出守孟城承都督府符造供御墨五千挺趁春月首納之乘遞到孔嵓村驅民採松烟百斛聚良工躬自督役彌兩月云畢凡面目衣裳皆有烟煤之色移就他所洗浴良苦然後還成是後見墨雖一寸重若千金不敢忽也因念世人所受用如剡藤蘄竹蜀錦呉綾皆類

此古人云憫農詩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誠仁者之語也僕始得孟城作一絶云稚川腰綬白雲邊手採丹砂欲學仙自笑驚虵餘習在左符猶管碧松烟

鷄林人金生用筆如神非草非行迥出五十七種諸家體勢本朝華嚴大士景赫樞府金公立之以草擅名然未免仲翼周越之俗氣殺王末年大金使人蓋益筆勢奇逸清河崔讜購得之常掛壁以賞之有人借觀留其真迹而影寫還之學士誦東山詩盡地為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笑而不問僕聞之戲為絶句子雲春蚓謾成行醉素驚虵去渺茫夢覺不知

誰得鹿路多空嘆竟亡羊
恒陽子真出倅開東夫人閔氏悍妬無比有女隷頗姿色勿令近之子真曰此甚易耳乃與邑人換牛蓄之僕聞之戲成一絶湖上鶯飛杳不還江臯佩冷欲尋難園桃巷柳今何在只有欄邊黒牧丹然道阻不得附郵筒其後二十餘年子真新僦屋紅桃井里與僕連墻接巷旦夕相從請觀僕詩藁以一通出示之讀之半有題云聞友人為郡君所迫以妾換牛子真愕然徐曰是誰耶僕笑曰公是已子真曰有是哉然閨閫間一時戲耳雖勿嘲評可也不如是何以助先

生萬古詩名閔氏先子真死鰥居八載猶不遹色可
謂篤行君子
黄壯元彬然中秋直玉堂長空無雲月華如晝作詩
示同局呉公世文季孟中間朔炎凉一様天春宵何
閑寂秋夕獨喧闐月色應同尒人心所使然知君能
决事此景果誰先玩味之深有理趣不見和篇今用
其意答之月輪當一歳十有二回圓底事秋將半流
天影自偏金風收掩翳玉露洗嬋姸故與春宵異憑
詩子細傳
湍州北仰嵓寺距皇都不遠山奇水異窅然有幽奇

之致僕與隴西湛之嘗讀書於此每日暮憑欄縱目
漁火明滅雲沉烟澹茅茨聯屬如在武陵源上将還
主老挽裾請留一字勤懇因題壁上云前壓滄波後
翠嵓蕭蕭蘆葦半松杉謝公遊興唯雙屐張翰歸心
滿一帆只要維山鞭皓鶴不須溢浦泣青衫十洲三
島遊遨遍自愧飄然骨換凡其後二十年子真出按
南州倦行入憩於是寺其詩壁半毀塵侵苔蝕幾不
可讀字謂傍人雖不以紗籠護之不加堊焉幸矣郎
設詩板親自跋之囑三剛勿令墮失
元宵黼座前設絳紗燈籠命翰林院製燈籠詩進呈

使工人用金薄剪字帖之皆賦元宵景致明王時僕
亦侍玉堂郎製進云風細不教金燼落更長漸見玉
虫生須知一片丹心在欲助重瞳日月明上大加稱
賞是後皆詠燈自僕始
昔仁王初許平章洪材以金榜首入侍玉堂毅王郎
祚劉公羲黃公彬然相繼而入明王在宥李公純祐
先鳴僕以不才繼之於後近有金公君綏亦踵僕而
入焉僕以一絕賀之十載含毫演帝綸多君繼入玉
堂春如今始識花磚貴共是龍門第一人
樞府金立之詞翰外尤工墨君嘗以湘岸兩叢獻大

宗伯崔相國作一絶謝之先帝當年稱活竹綵回相憶謾含情兩叢忽向西軒立只恐根株發地生金壯元君綏即其子也得其家法甚妙僕往與君綏同在察院院中有素屏一張諸公請寫一枝使僕跋之即題云雪堂居士以詩鳴墨戲風流亦寫生遥想江南文笑笑應分一派寄彭城

碧蘿老人嘗以睟居士所畫墨竹小屏贈僕題白傳詩一句於後云管領好風烟欺凌凡草木筆跡尤奇妙僕嘗學之遇紙素屏幛無不揮灑自以謂得其髣髴故作詩云餘波猶及碧琅玕自恐前身文笑笑然

僕誠不工僅得形似耳堂兄千林堂頭以紙屛求之僕但寫一枝橫跨四幅而不及葉有一畫史見之曰此枝節非庸流所能有東山墨戲風骨逌安八九葉於其間便有蕭然氣勢昔潘岳得樂廣之旨緝成名筆鄭國之令東里猶潤色之今是竹也亦彫琢之餘盤薄之巧相資而成脗然若出於鑪錘之一手可謂凝神矣有讃之者曰乾坤一氣胡越同心衆妙之極無跡可尋

僕嘗於貴家壁上見草書二簇烟薰屋漏形色頗奇古其詩云紅葉題詩出鳳城淚痕和墨尚分明御溝

流水渾無賴漏洩宮娥一片情座客皆聚首而觀之
以謂唐宋時人筆紛然未得其實就問於僕以質之
僕徐荅曰是僕手痕也客愕然曰殘緗敗素寒具留
痕似非近古物僕曰此僕詠史詩中一篇也僕非自
作未嘗下筆作草
天水亦樂將赴梁州倅僕與子真冒曉到天壽寺門
餞之亦樂為友人所牽挽日午尚未到二人者緩步
訪一僧舍閴然無人僕偶以淡墨題板扉云待客客
未到尋僧僧亦無唯餘林外鳥款曲勸提壺其後二
十餘年於子真家見一僧道貌卙然不凡揖僕曰曽

蒙寵示佳篇姑此奉謝僕惘然不測僧誦此詩云我是當時主院者也相與大噱遂附家集云

智異山或名頭留始自北朝白頭山而起花峯萼谷緜緜聯聯至帶方郡蟠結數千里環而居者十餘州歷旬月可窮其際畔古老相傳云其間有青鶴洞路甚狹纔通人行俯伏經數里許乃得虛曠之境四隅皆良田沃壤宜播植唯青鶴棲息其中故以名焉盖古之遁世者所居頹垣壞塹猶在荊棘之墟昔僕與堂兄崔相國有拂衣長往之意乃相約尋此洞將以竹籠盛牛犢兩三以入則可以與世俗不相聞矣遂

自華嚴寺至花開縣便宿神興寺所過無非仙境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竹籬茅舍桃杏掩映殆非人間世也而所謂青鶴洞者卒不得尋焉因留詩巖石云頭留山迴暮雲低萬壑千嵓似會稽策杖欲尋青鶴洞隔林空聽白猿啼樓臺縹緲三山遠苔蘚微茫四字題試問仙源何處是落花流水使人迷昨在書樓偶閱五柳先生集有桃源記反復視之蓋秦人厭亂携妻子覔幽深險僻之境山迴水複樵蘓所不可得到者以居之及晉太元中漁者幸一至輒忘其途不得復尋耳後世丹青以圖之歌詠以傳之莫不以桃源

為仙界羽車飈輪長生久視者所都蓋讀其記未熟耳實與青鶴洞無異安得有高尚之士如劉子驥者一往尋焉

門生之於宗伯也以文章被鑑識特達於青雲古人所謂期牙相遇是以位雖至鈞衡猶居子姪行不敢與之抗禮昔後唐裴皥在同光中三知貢舉門生馬裔孫掌試引新牓諸生往謁作一絶云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本朝光王時始以詩賦取士然未嘗有宗伯得見門生掌選者至明王初學士韓彥國率門生謁崔相國惟清亦作詩云綴行相訪我

何榮喜見門生門下生此雖據裵公舊例聞者皆以
謂盛集令上踐阼八年趙司成冲亦引門生詣任相
國濡第陳謝而公以冢宰尚在中書古今所未有奇
哉作詩以記卓異十年黃閣佐昇平三闢春闈獨擅
盟國士從來酬國士門生今復得門生風雲變化鯤
鵬擊布葛繽紛鵠鷺明金液一盃公萬壽玉笙宜命
喜遷鶯
回文詩起齊梁蓋文字中戲耳昔竇滔妻織錦之後
杼柚猶存而宋三賢亦皆工焉南徐集中所載盤中
體雖連環讀之可以分四十首其韻尚諧然血脉不

相聯本朝學士李知深感秋作雙韻回文詩頗工敢暑知秋早悠悠稍感傷亂松青蓋倒流水碧蘿長岸遠凝烟皓樓高敞吹凉半天明月好幽室照輝光僕亦效其體戲時宰云早學求遊宦詩成謾苦辛老懷春絮亂衰鬢曉霜新倒甑朝炊斷飢鷹夜吼頻報恩心欵欵誰是救枯鱗夫回文者順讀則和易而逆讀之亦無聲牙艱澁之態語意俱妙然後謂之工

菊有品彙至多雖不可數須以黃為正色故古人云五色中偏貴千花後獨尊昨詣崔樞府第後庭黃花正盛金色奪目公指之曰遲公欲煩一吟今已晚更

卜他日酒數酌而出偶於馬上得長句將以獻之漢
池瑞鵠翅初刷洛妃歸去塵生襪須知仙格老不枯
肅肅金風入花骨餘妍挽得三春廻詩人喜見一枝
折泛泛金觴待後期佚家不怕氷霜列
睿王天性好學尊尚儒雅特開清宴閣日與學士討
論墳典嘗御莎樓前有木芍藥盛開命禁署諸儒刻
燭賦七言六韻詩東宮寮佐安寶麟為之魁隨科級
恩例尤厚時康先生日用詩名動天下上心何觀其
作燭垂盡纔得一聯袖其紙伏御溝中上命小黄門
遽取之題云頭白醉翁看殿後眼明儒老倚欄邊其

用事精妙如此上歎賞不已曰此古人所謂白頭花
鈿滿面不若西施半粧慰諭遣之今擬補亡一朶姚
紅直萬錢輕陰正值養花天仙粧不借燕脂染春信
先憑羯鼓傳楚俗芳辰臨百五漢宮新寵冠三千朝
因日照先迴醉夜怕風寒不肯眠頭白云云燭華漸
盡吟彌苦擷得餘妍入一聯

詩之巧拙不在於遲速先後然唱者在前和之者常
在於後唱者優游閑暇而無所迫和之者未免牽强
墮險是以繼人之韻雖名才往往有所不及理固然
矣楚老見眉山賦雪叉字韻詩愛其能用韻也先作

一篇和之其心猶未快復以五篇繼之雖用事愈奇吐詞愈險欲以奇險壓之然未免如前之累兵法曰寧我迫人無人迫我信哉今朝登書樓雪始霽因憶兩老詩和成二篇僕亦未免於牽強觀者宜恕之千林欲暝已棲鵶燦燦明珠尚照車仙骨共驚如處子春風無計管狂花聲迷細雨鳴窓紙寒引羇愁到酒家萬里都盧銀作界渾教路口沒三叉霽色稜稜欲曉鵶雷聲陣陣逐香車寒侵緑酒難生暈威逼紅燈未放花一棹去時知客興孤烟起處認山家閑門高卧無人到留得銅錢任盡叉

毅王初青郊驛吏養一青牛狀貌特異獻諸朝上命近署詞臣賦詩占韻而韻險峭莫不有難色東館金孝純為第一玉堂愼應龍次之金云鳳嘶覧德來巢閣馬堀儲精上廏房愼云叩角昔嗟逢甯子釁鍾今免過齊堂上讀之數四曰使事雖工而語頗涉不恭故以為亞因賜上尊酒疋帛各有差而西河林宗庇亦才士也聞之歎曰使我得預其席當曰桃林春放踏紅房竟未得其對令追續之銀河水渚隨仙女黑牧丹花到雪堂函谷曉歸浮紫氣桃林春放踏紅房琢句之法唯少陵獨盡其妙如日月籠中鳥乾坤水

上萍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之類是已且人之才如器皿方圓不可以該備而天下奇觀異賞可以悅心目者甚夥苟能才不逮意則譬如駑蹄臨燕越千里之途鞭策雖勤不可以致遠是以古之人雖有逸材不敢妄下手必加鍊琢之工然後足以垂光虹蜺輝映千古至若旬鍛季鍊朝吟夜諷撚鬚難安於一字彌年只賦於三篇手作敲推直犯京尹吟成大瘦行過飯山意盡西峯鍾撞半夜如此不可縷擧及至蘓黄則使事益精逸氣横出琢句之妙可以與少陵並駕

本朝學士黃元題郡齋云山城雨惡還成雹澤國陰多數放虹李紫薇純祐出鎮關東云細柳營中新上將紫薇花下舊中書吾友耆之贈僕云風急溟鵬從北徙月明驚鵲未安枝榮陽補闕偶遊天磨山八尺房竟夕苦吟未能屬思詰旦方迴緩轡行吟比至都門迺得一聯云石頭松老一片月天末雲低千點山策蹇而返手撼門鈕直入院中奮筆題于壁還康先生日用欲賦鷺鷥每冒雨至天壽寺南溪上觀之忽得一句云飛割碧山腰乃謂人曰今日始得到古人所不到處後當有奇才能續之僕以為此句誠未能

卓越前輩而云爾者蓋由苦吟得就耳僕為之補云占巢喬木頂飛劃碧山腰夫如是一句置全篇中其餘粗備可也正如珠草不枯玉川自美

牛後教坊花原玉小字色藝為一時冠黃壯元作牛後歌其略云應恨蛾眉馬前死欲教返是名牛後劉壯元羲云牛心只合供羲之吾友耆之云只應天上隨牽牛故以牛後為名字請僕同賦君不見石崇騎牛迅若飛綠珠艷質芝蘭秀又不見魏公騎牛行讀書雪兒妙唱雲霄透自古綺羅人例合居牛後持此問牛後得稱汝意否嫣然含笑微俛首一曲千金為

我壽

昔僕出佐桂陽承廉使符到龍山宿韓相國彥國書齋峯巒盤屈狀若蒼蛇而齋正據其頷江流至其下分為二派江外有遥岑望之如山字僕朗吟而起信筆題于壁云二水溶溶分燕尾三山杳杳駕鼇頭他年若許陪鳩杖共向蒼波狎白鷗天水亦樂郎韓相國門生也謁相國酒行誦此詩相國停盃吟諷乃曰漢陽之遊計今已五十年矣聞此一句其山光水色歷歷如在眼前此古人所謂詩中畫也

皇統三年癸亥四月日承宣金奉聖旨令兩令公受

命到日月寺樂聖齋學堂與諸生講習至閏四月初八日聯句內侍崔山甫占溪字卽云溪溜潺湲常學海明宗夢魂驚越喜瞻天金淑清又占縧字卽云縧直垂楊春陌上明宗眉鮮新月暮雲端金子稱溪水鳴林來遠洞上令公山雲觸石藹高峯金尚紑峯巒點點森戈戟上令公楊柳依依掛線縧翌日入內御覽

破閑集卷上

破閑集卷中

左諫議大夫秘書監寳文閣學士知制誥李仁老撰

智者見於未形愚者謂之無事泰然不以為憂及乎患至然後雖焦神勞力思欲救之奚益於存亡成敗數哉此扁鵲所以不得救桓侯之疾也昔漢文時海内理安人民殷阜而賈誼為之痛哭唐文皇自創業之後日益戒懼未嘗小怠而魏徵猶陳十漸故傳曰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戒氷於霜杜玊盃於漆器昔毅王籍數十世豐平至理之業居位日久事無不舉皆以謂太平之業安於泰山莫敢有言之者正言文

克謙直叩天扉上皂囊一封而所言皆中時病人謂
之鳳鳴朝陽天聽未允公脫朝衣還家作詩云朱雲
折檻非干譽袁盎當車豈為身一片丹誠天未照強
鞭羸馬退逡巡及明王踐阼擢居喉舌地國家安危
人民利病士大夫之賢不肖盡達於天聰無一毫底
滯至今鄰邦結好中外晏然無患實公之力也公位
冢宰薦僕入侍玉堂踰年公卒作挽云早從閶闔排
雲呌晚向虞淵取日迴丹鳳久從池上浴白鷄胡柰
夢中催時人以謂公之立朝大節終始無出此二句
雖謂之實錄可也昨過公舊墅草樹蒼然有泉出於

石縫素所遊宴處也悵然徘徊不能去作詩留壁上
巖下泠泠水沿洄若有思誰知氷雪派尚帶鳳凰池
東閣重窺處西門欲暮時題詩留半壁略遣九泉知
樞府金富儀侍中文烈公弟也並以文章功業顯嘗
杖節中朝真宗愛其才殊以禮遇之忽有二客到館
小飲令曰天上有三百六十度星有牽牛次曰碁中
有三百六十舍有馬無牛公卽曰年中有三百六十
日立春日用土牛合座皆服其敏嘗侍宴方醉皇帝
以長句六韻示之遣中人敦促令和進公略不搆思
援筆立就其略云沉香亭畔聞新曲立禮門前賀太

平無路小酬天地德唯將醉筆謝生成帝嗟賞不已賜與尤厚及徽宗末年金人陷汴京虜二帝北旋康王襲寶位遣使人楊應誠來聘請假途往問二帝行在所而朝議牢執不許命公作表以答之天地之仁各令萬物以咸遂帝王之德不責衆人之所難又云彼衆我寡旣難可以與爭脣亡齒寒又焉知其非福又云率諸侯而尊周王非敢期齊晉之古事任厥土而作禹貢庶勿失青徐之舊儀文烈公先入中書以故在樞府十餘年性嗜讀書開别室常與士大夫討論文章雖妻妾稀見其面及寢疾有朝士夢馬糞自

雲間而下問云今日金樞密賓天矣世以謂天星之
精富貴家兒非生得而性好則罕有工文章者金樞
密闌有蕭氏之八葉之貴棄紈綺舊習竟日危坐看
書不好為詞章及其有所作則必滌筆於氷甌中然
後為之故篇什未得多傳於世而所傳者必警策也
如乘軺歷鹽州客舍題一絶云鴛衾無夢夜猷猷凉
月多情照畫簷喚作鹽州真大誤一州風物捴無鹽
仁王幼臨大寳元舅朝鮮公擅朝醫官崔思全游談
平勃問辛安漢祚由是畫形麒麟驟登宰輔其時誥
院金存中作誥云莽何羅之觸寶瑟變起蒼黄夏毋

且之抵藥囊意存忠義時人謂之切理恩顧尤厚賞賜以百萬計有兩子曰弁曰烈公以金罍二具與之及公捐館愛姬竊其一兄怒欲鞭之弟曰此先公寵妾也當傾倒家貲以賑恤之宜矣況此物耶吾所得金罍尚存請以遺之毋困此妾也仁王聞之曰可謂孝且仁矣卽以御筆賜名曰孝仁其立朝大節可見於是嘗辭閤門祇候應舉欲遂先公遺令而未果常以怏怏不已其友金尚書華尹作六字詩贈之骰子選中得失黃粱夢裏升沉汲汲百年能幾如何以此傷心

自雅缺風亡詩人皆推杜子美為獨步豈唯立語精
硬刮盡天地菁華而已雖在一飯未嘗忘君毅然忠
義之節根於中而發於外句句無非稷契口中流出
讀之足以使懦夫有立志玲瓏其聲其質玉乎蓋是
也昨見金相國永夫有感詩云近聞隣國勢將危拓
地開疆在此時素髮飄飄霜雪落丹心耿耿思神知
廉頗能飯非無意去病辭家亦有為默默此懷無處
說每逢樽酒醉如泥其拳拳憂國之誠老而益壯凜
然與嵩華爭高真可仰也公平生使酒狂氣雖王公
大人皆憚之幼時夢遊大內出毬庭有酒甕數百森

列而兩三甕始傾問之云此進士金永夫所飲酒也
張公三十六爐之錢信矣
仁王卜得中興大華之勢於西都新開龍堰閣鳳輦
西巡置羣臣宴命學士李之氐作口號其略云帝出
震以乘乾雖曰應時之數王在鎬而飲酒固當與衆
而同又云室家相慶徯我后其來簫管籥初聞曰吾
王能鼓樂又云遊豫為諸侯度既符夏諺之稱飲食
盡忠臣心允協周人之詠對偶精切固無斧鑿之痕
文烈公見之嘆曰非近代詞臣騈四儷六以組織為
工者所比也公侍中公壽之子十八擢龍頭高選指

日躡台鼎容貌如畫不妄顧視雖新學後生相對如大賓忠臣嘉謀足以與伊傅訓命為表裏真古所謂大臣者至今號其居為政堂里甞奉使東都戲題詩云大醉惛惛曉夢顛不知帳下玉人眠傍人莫笑風情薄觧賦西江月一篇

金侍中緣平章上琦子也少以文章顯年未三十乘軺出塞與大遼使人孟初伴行初見年少頗易之及並轡出郊雪始霽四顧茫然無所見唯馬蹄觸地作聲初垂袖微吟卽唱云馬蹄蹹雪乾雷動公卽應聲曰旗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真天才也由是情好

日篤恨相知之晚及返轅觧所佩通天犀以贈之公在諫垣所陳皆經國遠猷初若迂踈利在千百載下仁廟時權臣擅朝聞童謠托疾引歸及返正徵為冡宰其行止多神異世莫能測三子皆以文墨位宰相時以比江左王謝云嘗出鎮龍灣作詩示門生云十年臺閣掌絲綸此日翻為閫外臣諫掖未能陳讜議塞垣聊欲掃胡塵鬢毛早白緣憂國涕淚難禁為戀親多謝丘門諸子弟百壺清酒餞行人

尚書金子儀骯髒有奇節嘗戰藝春官上夢見有人擢第名曰昌及開糊封公在第二人名晶上駭異之

立朝勁諤有諍臣風性嗜酒醉則起舞輙唱四海之歌其所言皆國朝綱紀也當時語曰寧逢虎兕不逢金公醉方出按江南上臨軒戒之曰卿文章志節不愧古人但飲酒多過差耳三杯之後慎勿屬口由是歷遍所轄州郡常惺惺然不飲行過山中精藍訪舊知老衲握手話懷及別貫酒欲餞之出門踞苔石上乃曰頃出都有朝旨禁臣飲酒不過三爵宜持爾應供鐵鉢來三酌而去其鉢可受一斗餘豪邁皆類此

嘗悲拓相國南遷一絶龍虎雄姿鐵石腸欲將忠義輔君王只緣鳥盡弓藏耳不是淮陰背漢皇

真樂公資玄起自相門雖寓迹簪組常有紫霞逸想少遊金閨從術士殷元忠容訪溪山勝地可以卜隱殷公云楊子江上有青山一曲真避世之境聞之常掛於心年二十七仕至大樂署令忽致叩盆之患拂衣長往入清平山葺文殊院以居之尤嗜禪說學者至則輙與之入幽室竟日危坐忘言時時舉古德宗旨商論由是心法流布於海東惠照大鑑兩國師皆遊其門迺於洞中幽絕處作息庵團圓如鵠卵只得盤兩膝而默坐其中數日猶不出其同年友郭璵持節出關東見訪贈詩云清平山水似湘濱邂逅相逢

見故人三十年前同得第一千里外各棲身浮雲入洞曾無事明月當溪不染塵目擊無言良久處淡然相照舊精神公次韻云暖逼溪山暗換春忽紆仙杖訪幽人夷齊遁世唯全性稷契勤邦不為身奉詔此時鏘玉佩掛冠何日拂衣塵何當此地同棲隱養得從來不死神膚王渴仰真風累詔徵之對使者曰臣始出都門有不復踐京華之誓不敢奉詔遂附表云唐虞之代堯舜之臣夔龍陳廊廟之謨巢許抗山林之志以鳥養鳥庶無鍾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上知其不可屈致特幸南都召見問以修身養

性之要對曰古人云養性莫善於寡欲惟陛下留意焉上嗟賞不已曰言可聞而道不可傳身可見而志不可屈真潁陽之亞流也賜茶藥還山及卒謚真樂公其餘事跡見金相國重刻記

郭處士璵𧍩王在春宮時寮佐也及上踐阼掛冠長往詔賜城東苦頭山一峯開别墅名曰東山齋常以烏巾鶴氅出入宮掖閒時人謂之金門羽客嘗於内宴上賜戴花一枝卽令進詩云誰剪紅羅作牧丹芳心未展怯春寒六宮粉黛皆相道何事宮花上道冠又隨駕長源亭上登樓晚眺有野叟騎牛傍溪而歸

者卽令口占大平容貌恣騎牛半濕殘霏過壠頭知
有水邊家近在從他落日傍溪流豈唯仙風道韻足
以傾動人主意至於文章亦勁敏絕倫上眷顧尤異
非朝臣所及上嘗從北門出率黃門數十人自稱宗
室列侯訪東山齋處士適留城中不返上徘徊數四
製何處難忘酒一篇以宸翰題壁而還時皆以謂漢
帝白雲之詞唐皇舞鳳之筆實兼而有之古今所無
也詞曰何處難忘酒尋真不遇迴書窗明返照玉篆
掩殘灰方丈無人守仙扉盡日開園鸎啼老樹庭鶴
睡蒼苔道味誰同話先生去不來深思生感慨回首

重徘徊把筆留題壁攀欄懶下臺助吟多態度觸處
絶塵埃暑氣踰林下薰風入殿隈此時無一盞煩慮
滌何哉公應製何處難忘酒虛經寶輦迴朱門退小
宴丹竈落寒灰鄉飲通宵罷天門待曉開仗還蓬島
徑屐惹洛城苔樹下青童語雲閒玉帝來鼇宮多寂
寞龍馭久徘徊有意仍抽筆無人獨上臺未能瞻日
月却恨向塵埃搔首立階下含愁倚石隈此時無一
盞豈慰寸心哉

太白山人戒膺大覺國師適嗣也幼時寓僧舍讀書
大覺隔墻聞其聲曰此真法器也勸令祝髮在門下

日夕孜孜鑽仰優入閫奥繼大覺弘揚大法四十餘年為萬乘敬仰常不離輦轂累請歸太白山手剏覺華寺大開法施四方學者輻湊日不减千百人號為法海龍門時興王寺有智勝者嗜學詣帳下摳衣請益踰年將還山作詩送之云好學今應少忘形古亦稀顧予何所有而子乃來依窮谷三冬共春風一日歸去留俱世外不用淚霑衣夫得道者之辭優游閑淡而理致深遠雖禪月之高逸參寥之清婉豈是過哉此古人所謂如風吹水自然成文

西湖僧惠素談内外典尤工於詩筆跡亦妙常師事

大覺國師為高弟國師勸令赴僧選對曰我豈天厩馬也試其步驟哉常隨國師所在討論文章國師歿撰行錄十卷金侍中擬取之以為碑住西湖見佛寺方丈閴然唯蓄青石一葉如席大時時揮灑以遣興侍中納政後騎驢數相訪竟夕談道上素聞其名邀置内道場講華嚴寶典賜白金至多師盡用買砂糖百餅列子所居内外人問其故曰是吾平生嗜好儻明春商舶不來則顧何以求之聞者皆笑其真率

金蘭境有寒松亭昔四仙所遊其徒三千各種一株至今蒼蒼然拂雲下有茶井道兄戒膺國師留詩在

昔誰家子三千種碧松其人骨已朽松葉尚茸容和云千古仙遊遠蒼蒼獨有松但餘泉底月髣髴想形容論者以為師組織雖工未若前篇天趣自然

碧蘿老人去非與僕云嘗於郵亭壁上見一絶云秋陽融暖若春陽竹葉巴蕉映粉墻莫向此君誇葉大此君應笑近經霜又王輪光闡師誦近詩春慵所失與誰云時或聞鸎謂誤聞堪笑物情如我困牡丹頭重午風薰此二篇俱無作者之名然其語法與唐宋人無異二師相從海東名賢遊必有所受故兩錄之以俟知者

芬皇宗光闡師夷曠不護細行嘗赴内道場大醉頹
然坐睡涕洟垂胷為有司所糾竟斥去之足庵聞之
乃曰千鍾斯聖百榼亦賢積麴成封猶不害於真人
况浮圖人遊戲自在固不可以得窮耶迺作偈貝葉
翻為竹葉盃天花落盡眼花開醉鄉廣大人間窄誰
識佯狂老萬回

華嚴月師少從傑游自號高陽醉髡作詩有賈島風
骨昨者携訪西河者之一見如舊識乃謂曰師為李
公稱譽久矣何必待握手論交然後為相知耶即於
座上伸筆而贈之昔有能詩釋惠勤從游長在醉翁

門如今眉叟真奇士誇我高陽得一髠長恨聞名猶
未見相逢欲話却忘言清詩健筆何須問且說相傳
自狀元
江夏黃彬然未第時與兩三友讀書湍州紺岳寺時
金東閣莘尹名士也醉蔆狂言忤當時貴倖徒步出
城歸紺岳自云老兵將還鄉請寄宿彬然憫其老且
困許焉終日在床下無一言偶取火筯畫灰成字勢
座皆指目這老漢頗解文字也詰朝公之子蘊琦已
登第也率蒼頭兩三人負酒壺往尋及門問於人曰
昨者家公出都門㧁此今在否答曰但有一老兵來

宿安有金東閣耶蘊琦突入拜庭下彬然伏地悃謝公笑曰措大尒安得知范雎之已相秦耶相與登北峯坐松下石共飲極歡命座客賦松風各一韻斷送玄猿嘯掀揚白鶴冲彬然厭喧歆枕客怕冷拾枯童宗吟冷然姑射吸颯尒埜臺雄無名鶴寒難得睡僧定獨如聾東閣也是夕劇飲而罷彬然叩頭願受業留數月讀前漢書畢方還士林至今以為口實

金學士黃元李左司仲若郭處士輿皆奇士少以文章相友號神交二公嘗訪左司第清談亹亹不覺日暮須臾月出雲開碧天如水相與登南樓小飲占韻

各成一聯李率然曰壯氣暗生天外劒雄謀潛轉幄中籌郭云座中氷雪三山客秤上錙銖萬户侯次至於黃元曰異於三子者之撰遂引滿朗吟曰日暮鳥聲藏碧樹月明人語上高樓二公不覺屈膝曰雖古人何遠遂罷吾友湛之即左司内孫僕甞見其真跡醉墨宛然真家寶也

昌華公李子淵杖節南朝登潤州甘露寺愛湖山勝致謂從行三老曰尓宜審視山川樓觀形勢具載胷臆間毋失毫毛舟師曰謹聞命矣及還朝與三老約曰夫天地間凡有形者無不相似是以湘濱有九山

相似行者疑焉河流九曲而南海亦有九折灣由是觀之山形水勢之相賦也如人面目雖千殊萬異其中必有相髣髴者况我東國去蓬萊山不遠山川清秀甲於中朝萬萬則其形勝豈無與京口相近者乎汝宜以扁舟短棹泛泛然與鳧鴈相浮沉無幽不至無遠不尋爲我相攸當以十年爲期愼無欲速焉三老曰唯凡六涉寒暑始得之於京城西湖邊走報公曰旣得之矣三飧可返冀煩玉趾一往觀焉遂相與登臨之喜見眉鬚曰且南朝甘露寺雖奇麗無比然但營構繪飾之工特勝耳至於天生地作自然之勢

與此相去真九牛之一毛也即捐金帛庀材瓦凡樓閣池臺之制度一倣中朝甘露寺及斷手用題其額亦曰甘露指畫經營旣得宜萬像不鞭而自至後詩僧惠素唱之而金侍中富軾斷之聞者皆和幾千餘篇遂成鉅集

鳳城北洞安和寺本睿王所刱也盖睿王以神聖至德事大宋無違禮顯孝皇帝優加褒賞别賜法書名畫珍奇異物不可勝計聞其刱是寺特遣使人以殿財像設送之宸翰親題殿額命蔡京榜於門其丹青營構之巧甲於海東出寺門至御花園幾六七里丹

崖碧嶺橫張側展有溪沿石徑而流如環珮之鳴四畔唯松栢參天雖盛夏常若早秋往來者如在畫屏中世以謂烟霞洞仙真所居昔相國彦順齋宿於是夢見學士胡宗旦乘一葉泛泛而來會紫翠門作一絶云五雲深處是吾鄉烟鏁樓臺日月長回首昔年交伴者如今役役夢魂場寺有紫翠門

京城東天壽寺去都門一百步連峯起於後平川瀉於前野桂數百株夾道成陰自江南赴皇都者必憩於其下輪蹄闐咽漁歌樵笛之聲不絶而丹樓碧閣半出於松杉烟靄之間王孫公子携珠翠引笙歌迎

餞必寄於寺門昔睿王時畫局李寧尤工山水為其圖附宋商久之上求名畫於宋商以其圖獻焉上召衆史示之李寧進曰此臣所畫天壽寺南門圖也拆背觀之題誌甚詳然後知其為名筆

神王七年僕出守孟城兒子阿大赴官珎洞吾友湛之謂咸子真曰李玉堂之子剖竹南州而其儀遠在孟城宜吾二人往餞焉各携己子到天壽寺西峯班荊語離酒八九巡子真呼兒梵郎宜以一句贐行郎云歸程紅樹童童立阿大續之曰故國青山點點遙及日斜黯然而罷阿大到官敘始末甚詳千里寄孟

自然經堂藏

城䟦書不覺失笑雖家僮州吏無不抃聳爲快其京洛山川之態故人親友之笑語祖席盃觴之交錯歷歷然無不在吾目前羈愁旅況如湯沃雪須鬢間有一莖兩莖還黑者遂書日月以志喜

西都永明寺南軒天地絶景本與上人所剏南臨大江江外曠野茫然不見際畔唯東極一涯遥岑出没有無中昔睿王西巡與羣臣宴飲唱酬篇什尤多無不鏤金石播絃竹以傳樂府吾祖平章李頫適在玉堂扈從登臨命名浮碧寮作詩叙其始末甚備山川氣勢與中朝滌暑亭相甲乙而秀麗過之學士金黃

元弭節西都登其上命吏悉取古今羣賢所留詩板焚之憑欄縱吟至日斜其聲正苦如呌月之猿只得一聯長城一面溶溶水大野東頭點點山意涸不復措辭痛哭而下後數日足成一篇至今以為絶唱時人語曰昔聞宋玉悲秋氣今見黃元哭夕陽

文昌公崔致遠字孤雲以賓貢入中朝擢第遊高駢幕府時天下雲擾簡檄皆出其手及還鄉同年顧雲賦孤雲篇以送之云因風離海上伴月到人間徘徊不可住漠漠又東還公亦自叙云巫峽重峯之歲絲入中華銀河列宿之年錦還東國預知我太祖龍興

獻書自達然灰心仕宦卜隱伽倻山一旦早起出戶莫知其所歸遺冠屨於林間盖上賓也寺僧以其日薦冥禧公雲髯玉脥常有白雲蔭其上寫眞留讀書堂至今尚存自讀書堂至洞口武陵樓幾十里丹崖碧嶺松檜蒼蒼風水相激自然有金石之聲公嘗題一絶醉墨超逸過者皆指之曰崔公題詩石其詩曰狂噴疊石吼重巒人語難分咫尺間常恐是非聲到耳故教流水盡籠山

金庾信鷄林人事業赫赫布在國史中為兒時母夫人日加嚴訓不妄交遊一日偶宿女隷家其母面數

之曰我已老日夜望汝成長立功名為君親榮今乃尔與屠沽小兒遊戲娼房酒肆耶號泣不已即於母前自誓不復過其門一日被酒還家馬遵舊路誤至倡家且欣且怨垂泣出迎公旣悟斬所乘馬棄鞍而返女作怨詞一曲傳之東都有天官寺即其家也李相國公升嘗赴東都管記作詩云寺號天官昔有緣忽聞經始一悽然多情公子遊花下含怨佳人泣馬前紅鬣有情還識路蒼頭何罪謾加鞭唯餘一曲歌詞妙蟾兔同眠萬古傳天官即其女號

明皇時大叔僧統寥一出入禁宇間不問左右二十

餘年常作乞退詩進呈云五更殘夢寄松關十載低徊紫禁閒早茗細含鸞鳳影異香新屑鷓鴣斑自憐瘦鶴翔丹漢久使寒猿怨碧山願把殘陽還舊隱不教巖畔白雲閑上大加稱賞謂師曰昔人云莫訝杖藜歸去早故山閑却一溪雲可謂先得師之奇趣因和其詩以賜之曰祖師心印製機關即悟真空一瞬間宴坐爐添沉水辨迎賓節破紫茗斑好將經論傳緇侶莫以行藏憶舊山夕磬晨香勤禮念願令愚俗得安閑歷觀古今名緇秀衲得被君王寵賜以篇章者多矣未有特次其韻叙其意如此款密昨詣大叔

丈室示以御製此篇宸翰飛動蘭麝郁然正冠肅容
跪而讀之若瞻天日於雲表祥光瑞色爛然溢目誠
可仰也

破閑集卷中

破閑集卷下

左諫議大夫秘書監寶文閣學士知制誥李仁老撰

雞林舊俗擇男子美風姿者以珠翠飾之名曰花郎國人皆奉之其徒至三千餘人若原嘗春陵之養士取其頴脫不羣者爵之朝唯四仙門徒最盛得立碑我太祖龍興以為古國遺風尚不替矣冬月設八關盛會選良家子四人被霓衣列舞于庭郭待制東珣代作賀表云自伏羲氏之王天下莫高太祖之三韓邈姑射山之有神人宛是月城之四子又云桃花流水杳然去雖真跡之難尋古家遺俗猶有存信皇天

之末喪又云匪高之庭得詣百獸率舞之列凡周之士皆歌小子有造之章東珣即郭處士猶子也少有才名時處士入處大内山呼亭東珣往謁清談從容會日晚留宿焉迨夜半月色如練上步至山呼亭處士命東珣出拜上曰是何人耶對曰臣兄子其久不得面今幸得叙契闊及將還而金鑰已下死罪死罪上曰朕亦聞之久矣處士獻壽口占云月影偏尋天子座命東珣續之即跪奏云露花還濕侍臣衣上大加稱賞曰有才如是雖明皇豈忍放耶是夕入直金門

睿王尤重儒士每間歲親策賢良先閱所納卷子以知其才舉子高孝冲名士也作四無益詩以斥君非雖聖主不能虛懐及闢春闈命侍臣林敬清就試席黜高孝冲然後放題而學士胡宗旦詣闕上劄子得叙其罪後復應舉納卷子春官其首題曰寄語卷中詩賦論與君相别在明春汝為秘閣千年寳我作青雲第一人果擢龍頭翱翔省闥諤諤有諍臣風所至人皆指之曰是嘗作四無益詩者

士子朴元凱少穎悟不羣年甫十一作啓事上冢宰崔允儀乞叙父官云有一夫不被其澤惟我父兮使

萬物咸得其宜實惟公耳相國讀之疑其倩人欲面試之令我欲飲茶一椀飲未及盡兒宜賦庭中芍藥探韻香王即應聲曰芍藥留春色軒前吐異香牡丹如在側應媿百花王相國驚歎不已曰必為後生袖領及長赴司馬試放題國者至公之器詩乃曰高舜難傳子商周得以功使事精妙如此果擢第為一時聞人

詩家作詩多使事謂之點鬼簿李商隱用事險僻號西崑體此皆文章一病近者蘇黄崛起雖追尚其法而造語益工了無斧鑿之痕可謂青於藍矣如東坡

見說騎鯨遊汗漫憶曾捫蝨話悲辛永夜思家在何處殘年知尒遠來情句法如造化生成讀之者莫知用何事山谷云語言少味無阿堵氷雪相看只此君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類多如此吾友耆之亦得其妙如歳月屢驚羊胛熟風騷重會鶴天寒腹中早識精神滿胸次都無鄙吝生皆播在人口真不愧於古人

僕為兒時登京城北天磨山探奇摘異無遺見一蕭寺壁上留詩云誰號天磨嶺凌空積翠浮去天纔一握掛月幾多秋路險垂猿臂詩偏側鶴頭下一句漫

滅不可讀無作者之名然此必嵓谷閒避世養道者所題其語清而苦

南州樂籍有倡色藝俱絶有一郡守忘其名屬意甚厚及瓜將返轅忽大醉謂傍人曰若我去郡數步輙為他人所有即以蠟炬燒灼其兩腴無完肌後滎陽龔明杖節來過見其妓悵怏不已出一幅雲藍手寫一絶贈之百花叢裡淡丰容忽被狂風滅却紅獨髓未能醫玉腴五陵公子恨無窮因囑云若有使華來過宜出此詩示之妓謹依其教凡見者輙加賙恤欲使滎陽公聞之因得其利富倍於初

黃公純益有奇才少遊大學讀書患口焦從人求建茶以啓事謝之云孟諫議之寄盧仝習習清風生兩腋王相國之贈平甫團團碧月墮九天又和人鶴詩踏破遷苔松脚健舞翻庭月雪衣涼其俊逸如是士林皆敬畏之常謁樞府金存中適有獻松芝者相國請賦之立書云昨夜食指動今朝異味嘗元非培塿質尚有茯苓香嗜酒少檢束低徊薄宦久不得遷轉忽一夕天寒痛飲憑机而睡其鄰人夢見先生張素蓋將返白頭山舊居及曉訪之已寂矣世號白頭精

西河者之倦遊僑泊星山郡郡倅飽聞其名送一妓

薦枕及晚逃歸者之悵然作詩曰登樓未作吹簫伴奔月空為竊藥仙不怕長官嚴號令謾嗔行客惡因緣其用事甚精此古人所謂蹙金結繡而無痕迹

白雲子神駿掛冠神虎歸隱公州山莊郡守遣其子受業有年應舉京師以一絶送之信陵公子統精兵遠赴邯鄲立大名天下英雄皆法從可憐揮涕老侯嬴

僕先祖世以文章相繼紅紙相傳今已八葉矣僕以不才偶居多士之先而長子裎第四人次讓第三次榅第二雖嶄然露頭角科級巍而未有能卓然處狀

頭得與父同科者高陽月師作詩賀曰三子聯珠繼
父風四枝仙桂一家中連年雖占黃金牓尚避龍頭
讓老翁

京城西十里許有安流慢波澄碧澈底遥岑遠岫相
與際天實與蕪黃集中所說西興秀氣無異士子盧
永綏有才調嘗日暮泛一葉泝流而行欲抵宿湖邊
寺中流長嘯怳若有得云風蕭蕭兮易水寒孤舟獨
往放聲吟諷恨未有續之者忽於蘆葦間烟霏掩昧
中即應聲曰靄沉沉兮楚天闊遊子何之盧公聞之
驚愕不自定乃曰此間無人居是必仙真也停棹不

得去夜將午四顧無人聲唯殘星缺月倒影霜濤間遂還明日都下喧傳有天仙降西湖後踰月聞之乃及第柳脩寄宿於漁舟

朴君公襲居貧嗜酒客至無以飲求酒於靈通寺僧用觰腹山罇盛以泉水封纒甚牢固送之朴公初見喜曰此器可受二斗許昔陳王斗酒十千宴於平樂杜子美亦曰還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今吾二人不費一錢而得美酒各飲一斗則酣適之興不減於古人開視之乃水也恨眼目不長落老胡計中作詩寄之曰有客來相過囊中欠一錢分無廬岳

酒浪得惠山泉似虎林中石如蛇壁上弦屠門猶大嚼何况對樽前僧見詩更以美酒酬之

學士彭祖逖有貪書之癖茅茨數椽風雨四至買桂炊玉常晏如也為文章必有根柢讀者至於難句發王末年相國李光縉謙恭謹慎不及於難公在綸苑作誥云險阻艱難備嘗矣亦曰殆哉温良恭儉以得之終無咎也明王初宗伯韓彥國引新榜諸生謁恩門崔相國作詩謝之公和其詩引云君子人君子繼得英才門生下門生共陳禮謝又云師子窟中師子同一吼音桂枝林下桂枝無二熏氣其奇險如是晚

年尤嗜内典與華嚴師壯觀學法界觀作百韻謝之世號祖逖菩薩頌

學士金黃元拜大諫屢陳藥石未得回天之力出守星山路出分行驛適會天院李載自南國還朝邂逅於是驛以詩贈之分行樓上豈無詩留與皇華寄所思蘆葦蕭蕭秋水國江山杳杳夕陽時古人不見今空嘆往事難追只自悲誰信長沙左遷客職卑年老鬢毛衰縉紳皆屬和幾一百首目之曰分行集學士朴昇冲為序皇大弟大原公鏤板以傳之公平生作詩必使夕陽二字金相國富儀誌於墓以為晩登清

要之識

草堂秋七月桐雨夜三更欹枕客無夢隔窓虫有聲淺莎翻亂滴寒葉洒餘清自我有幽趣知君今夜情

此學士印份作也學士之名雷震海東者實由此篇僕昔佐桂陽府一日棹舟自孔巖縣至幸州南湖見斷岸如芃松杉八九株森立於側而遺垣壞堵猶在過者皆指之曰此印公草堂舊墟也僕艤舟不能去徘徊長嘯想見其人便尋小徑登小華寺南樓見壁上有詩莓苔暗淡墨痕僅存迫而視之乃印公所題也蕉鳴箔外知山雨帆出峯頭見海風可謂名下無

居士矣
皆骨關東名山也峯巒洞壑無非石望之如潑墨嵓
棲者皆以客土塡罅隙然後得種蒔菜菓以食之玉
堂田致儒杖節經是山卽題云草木微生禿首髮烟
霞半卷袒肩衣兀然皆骨獨孤潔應笑肉山都大肥
東館是蓬莱山玉堂號鼇頂皆神仙之職本朝舊制
雖天子莫得擅其升黜苟有缺必須禁署諸儒薦引
然後用之非有三多之譽七步之才則世皆謂之處
必未免血指汗顔之誚睿王時江南措大鄭襲明抱
奇才偉量涉世無津嘗賦石竹花世愛牡丹紅栽培

滿院中誰知荒草野亦有好花叢色透村塘月香傳
隴樹風地偏公子少嬌態屬田翁時有大閹誦此詩
達宸聰上曰非狗監何以知相如之尚在耶卽令補
玉堂毅王初賢良皇甫倬十舉擢上第會上遊上林
賞芍藥遂成一什侍臣莫賡載賢良亦進一篇誰道
花無主龍顏日賜親也應迎早夏獨自殿餘春午睡
風吹覺晨粧雨洗新宮娥莫相妬雖似竟非真上大
加稱賞其後選部進擬補館職者上觀姓名曰莫是
嘗進應制芍藥者耶卽以宸翰點之直東館鄭公後
入樞掖居喉舌受遺輔主謇謇有王臣風皇甫公亦

掌綸誥出入臺閣十餘年噫風雲際會古人謂之千載今觀二公唯以一篇見知不煩夢卜自然而合明良相値豈偶然哉

白雲子棄儒冠學浮屠氏教包腰遍遊名山途中聞鶯感成一絶自矜絳觜黄衣麗宜向紅墻綠樹鳴何事荒村寥落地隅林時送兩三聲吾友耆之失意遊江南聞鶯亦作詩云田家椹熟麥將稠綠樹初聞黄栗留似識洛陽花下客殷勤百囀未曾休古今詩人託物寓意多類此二公之作初不與之相期吐詞悽惋若出一人之口其有才不見用流落天涯覊遊旅

泊之狀了了然皆見於數字間則所謂詩源乎心者信哉

雞林人金生筆法奇妙非晉魏時人所跂望至本朝唯大鑑國師學士洪灌擅其名凡寶殿花樓額題及屛障銘戒皆二公筆也清平真樂公卒西湖僧惠素撰祭文而國師書之尤盡力刻石以傳世謂之三絶固非崔楊輩豐肌脆骨者之所及當有評者曰引鐵為筋推山作骨力可伏犇利堪穿札宋人有以精纖妙墨求國師筆跡者請學士權迪作二絶寫以附之蕪子文章海外聞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為灰

爐落落雄名安可焚亡其一篇
堂弟尚書惟卿相門子少以風流自命與之遊者若
近玉山行宮中酒入賞春亭吟賞木芍藥樞府李陽
實從傍見之愛其風韻贈詩云一片朧西月飛來照
洛城別時如久雨逢處若新晴韻多不載昔山谷論
詩以謂不易古人之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規模古
人之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此雖與夫活剝生吞者
相去如天淵然未免剽掠潛竊以為之工豈所謂出
新意於古人所不到者之為妙哉僕得是詩以謂此
古人得意句昨雙明齋見李樞密論詩語及此詩李

相俊昌愀然變容曰此先公贈其詩也僕驚嘆不已謂座客曰若以此詩編小杜集中孰知其非

石鼓在岐陽孔子廟中自周至唐幾二千載詩書所傳及諸史百子中固無所傳且韋韓二公皆博古者何以卽謂周宣王鼓著於歌詞剖析無遺歐陽子亦以為有三疑焉昨在書樓偶讀其文有會於予心者吟成二十韻以待後世君子云木履傳為萬世珍璧經亦鼓諸儒舌窮隆石鼓古稱奇况是夫子玄宮物周宣昔日啓中興方召聯翩揮將鉞戎車三千若隼飛北征玁狁南羈越拓境已復文虎基盛業宜將播

琴瑟振旅闐闐歌采芑愼徽亦得陳吉日應念當時將帥勤幾年刁鬭生蟣虱山河作誓可無亡粉壁圖形亦不滅豈如月斧墜雲根科斗奇文勒勳伐其辭渾兮簡而淳奧理宜當載風什胡奈詩官見不收滄海側畔遺明月嗟哉去周千載餘雨打風摧多壞缺所留一行十數字蛇龍尼甲誰復惜我車旣攻馬亦同此語迺與詩相涉韓公固亦深於詩一讀即認周宣烈風雲入筆騁雄詞剖析不肯遺毫髮不然斯文成寒灰豈與崇高得並列有如夢中遊帝所暫聽鈞天悉清越我今吟哦欲補之毛錐已鈍難緝綴染指

雖知九畹味飛鳥豈補一字脫
天下之事不以貴賤貧富為之高下者唯文章耳盖
文章之作如日月之麗天也雲烟聚散於大虛也有
目者無不得覩不可以掩蔽是以布葛之士有足以
垂光虹霓而趙孟之貴其勢豈不足以富國豊家至
於文章則蔑稱焉由是言之文章自有一定之價富
不為之減故歐陽永叔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
濮陽世材才士也累舉不得第忽病目作詩老與病
相隨窮年一布衣玄華多掩映紫石少光輝怯照燈
前字羞看雪後暉待看金牓罷閉目坐忘機三嘅輒

棄去無兒息托錐之地簞瓢不繼年至五十得一第
客遊東都以没至其文章豈以窮躓而廢之
世以科第取士尚矣自漢魏而下繇歷六朝至唐宋
最盛本朝亦遵其法三年一比上下數千載以文拾
青紫者不可勝紀然先多士而後大拜者甚鮮盖文
章得於天性而爵禄人之所有也苟求之以道則可
謂易矣然天地之於萬物也使不得專其美故角者
去齒翼則兩其足名花無實彩雲易散至於人亦然
畀之以奇才茂藝則革功名而不與理則然矣是以
自孔孟荀楊以至韓柳李杜雖文章德譽足以聳動

千古而位不登於卿相矣則能以龍頭之高選得躡台衡者實古人所謂楊州駕鶴也豈可以多得哉本朝以狀頭入相者十有八人今崔洪胤琴克儀相繼已到黄扉而傑與金侍郎君綏並遊誥苑其餘得列於清華亦十五人何其盛也今上卽阼六年己巳金公出守南州諸公會于檜里以餞之世謂之龍頭會望之若登仙僕作一篇記之龍飛位九五下有羣龍聚呑吐明月珠騰躍青雲路旣登李膺門當霈殷相雨但貴華歆頭腰尾奚足數詞語雖蕪拙庶幾使後世皆得知本朝得人之盛雖唐虞莫能及也

傳曰在南為橘在北為棖蓋草木非其土莫遂其性
昨出金閨至御花苑見橘樹高一丈結實甚多問苑
吏云南州人所獻旦旦以鹽水沃其根故得盛茂噫
草樹固無知物也猶資灌漑栽培之力得致於斯况
人主之用人毋論遠近踈戚結之以恩愛養之以祿
秩則安有不盡忠竭誠以補國家者哉因書十二韻
庶幾採詩者用塵乙覽誰把炎州種移栽禁御傍脫
身辭瘴海托地近宮墻王瘦叢多刺雲繁葉有芒春
葩渾帶白秋實漸含黃浩露凝為腦生綃用隅瓤摘
宜煩素手熟必待清霜噀霧沾衣袖飛泉沃肺腸縱

經淮水遠不減洞庭香氣味含仙界音塵隔古鄉雖
云非土性只為被恩光恥與千奴並唯容四皓藏君
看圯上老去楚佐高皇
耆之避地江南幾十餘載携病妻還京師無托錐之
地偶遊一蕭寺岸幅巾兀坐長嘯僧問君是何人放
傲如是即書二十八字早把文章動帝京乾坤一介
老書生如今始覺空門味滿院無人識姓名
白學士光臣掌貢籍及解鏁新牓諸生共設齋造祝
壽祺便謁學士於玉筍亭設小飲以一絶示之壽夭
由來稟自天不因祈禱更延年醉眠昨夜有寄夢知

是叢誠所感然

昔元曉大聖混迹屠沽中嘗撫玩曲項葫蘆歌舞於市名之曰無㝵是後好事者綴金鈴於上垂彩帛於下以為飾拊擊進退皆中音節迺摘取經論偈頌號曰無㝵歌至於田翁亦效之以為戲無㝵智國嘗題云此物久將無用用昔人還以不名名近有山人貫休作偈云揮雙袖所以斷二障三擧足所以越三界皆以真理比之僕亦見其舞作讚腹若秋蟬頸如夏鼈其曲可以從人其虛可以容物不見窒於窑石勿見笑於葵壺韓湘以之蔵世界莊叟以之泛江湖孰

為之名小性居士孰為之讃隴西駝李

僕八九歲隨一老儒習讀書嘗教讀古人警句云花笑檻前聲未聽鳥啼林下淚難看僕曰終不若柳顰門外意難知詞甚的語意俱妙老儒愕然

毅王詔五道及東西兩界分遣吏悉錄諸院宇郵置所題詩悉納御府察其風謡及民物利病因擇名章俊語編上以為詩選有措大題驛壁云終日曝背耕而無一斗粟換使坐廟堂食穀至萬斛金尚書莘尹出鎮龍灣幕亦作詩割民媚上成風久舉國滔滔盡詭隨厚祿高官雖可戀青天白日固難欺齊王疾病

如能瘳□摯烹鹽豈敢辭寄語友朋莫相笑正而不
足是男兒及是吏録此兩篇進呈上閱詩悵讀至此
默然久之左右咸懼不測及秋命公移鎮東藩又明
年還赴龍灣幕三受擁旄之命朝紳罕比
西都古高勾麗所都也控帶山河氣像秀異自古奇
人異士多出焉麗王時有俊才姓鄭者忘其名垂髫
時送友人詩云雨歇長堤草色多送君千里動悲歌
大同江水何時盡別淚年年添作波又作詩云桃李
無言兮蝶自徘徊梧桐蕭洒兮鳳凰来儀無情物引
有情物況是人不交相親君自遠方來此邑不期相

會是良因七月八月天氣凉同衾共枕未盈旬我若
陳雷膠漆信君今棄我如敗茵父母在兮不遠遊欲
從不得心悠悠簷前巢燕有雌雄池上鴛鴦成雙浮
何人驅此鳥使我觧離愁其後赴上都擢高第出入
省闥謇謇有古諍臣風嘗扈從長源亭題詩云風送
客帆雲片片露凝宮瓦玉鱗鱗緑楊閉户八九屋明
月倚樓三兩人其語飄逸出塵皆類此及作東山齋
真靜先生祭文上亦命作東山齋記作表云鶴背登
真乘白雲於杳漠螭頭紀事披紫詔之丁寧又云年
踰七十不離中壽之徒功滿三千必被上清之召又

云而出入先生之門其來久矣況對揚天子之命無
所辭焉至今皆膾炙不已焉
紫薇雞林壽翁文章峻秀獨步一時素有人倫鑑識
常出按南州到完山見一小吏名崔鉤鐵面嚴冷為
人沉默木訥有遠到器局携至京師養之如己子訓
以書史及綴述之規斐然有成詞與筆俱遒勁及冠
應舉中丙第遊石渠入金馬嘗謇謇匪躬欲以循國
家之急嘗和友人詠柳詩云西子眉長工作黛小蠻
腰細不勝嬌又未開牡丹倚墻窺宋玉隅壁挑相如
詞語流麗皆此類

明治庚戌二月點校
脫下二條當補写

士子徐克遵姪推公博禮自小相友愛俱儒門子弟也於齒年相爲伯仲間兩屋以篇什相贈答徐子依詩云稽子知我篇藏略三田機中有何等語思之空憬然比如中秋十六夜十分明月一分虧光彩最可憐又如太真新罷溫泉浴鬓亂釵橫濃抹小損態度有餘娟句句精鑄紙上動却恐飛去爲雲烟不然謂我以客易感憐故令危辭苦語不盡傳云云丈鍾天情職性而有[illegible]不可以因物而遷故仲尼之生歟以俎豆文王之性在師不勞是皆因自然本不待於聲弦故曰非義襲而取之是也